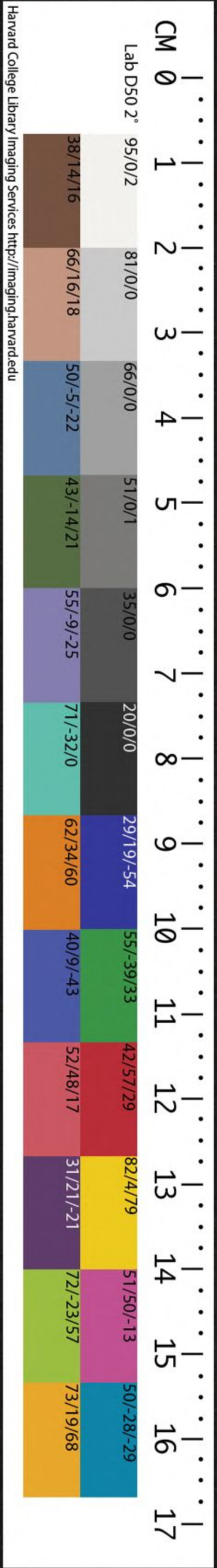


T1042/8621(4)

4

尊聞錄 卷四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60





尊聞錄卷四

大宗伯漳浦蔡葛山先生鑒定

東安後學曾受一正萬

思謙

蔡述  
書館珍藏印

男思誠仲實全校

思謚寧之

錄前漢書儒林伏勝傳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故為秦博士孝文求能

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

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古師

或曰即宓不  
齊之後處與  
伏通誤為宓  
云



蔡述  
書館珍藏印



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難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晉孔壁書始行班固未及見故承其誤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者賈誼之愚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至秦穆共百篇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成備當秦焚書賴伏生壁藏存壁古文尚書以伏生今文讀之增多二十五篇然後堯舜禹相授受之精一執中商湯周武相傳之建中建極及其廷臣所陳之克艱知安制心制事

日新一德無逸知卹千餘年來治天下之大道燦然如日星之明而洙泗洛閩之學所以傳其道於無窮者罔不淵源是書本其心法垂為治法傳書之功豈不偉哉

輯前漢書儒林孔安國傳參蔡傳及熊環川學統

孔安國字子國魯孔子忠子孔子十一世孫為諫議大

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宅壁中

得所藏古文尚書逸禮春秋左氏傳論語孝經皆蝌

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故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

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

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宮安國授都尉朝

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



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生庸生授清

河胡師古云少子常字常少子以明毅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

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

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

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

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

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

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

存之師古曰存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始安國以蚪

蚪書廢久無能知者乃考論古今文字撰眾師之義

又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

篇伏生書有五篇相合乃析舜典於堯典析益稷於

臯陶謨析盤庚為三篇析康王之誥於顧命去二十

九篇中之偽泰誓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

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認作傳引序各冠其

篇首又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

為孔子家語十四篇俱以巫蠱事寢不行安國後

為臨淮太守見漢書孔光傳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



愚按傳書之功前已於伏生傳論之至孔門師弟  
子傳授具載國論語一書又後儒得安國之學之  
二書皆經安國論定使後儒心源安國之功尤巨  
之方所以論次當時以巫蠱事寢不行其後成帝  
矣惜所論衆書以時未施用尚書不紀於別錄論  
劉向校定衆書國孫衍為博士上書不辨之奏上  
語不使名家即論定成帝崩向亦病亡不果立後  
子許之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  
扶風之注然所傳非舊本自餘絕無師說至東晉  
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闕舜典一篇  
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  
乃上之方興以罪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  
得之較今文曰欽哉之慎徽五典之闕止多曰  
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帝十八字蓋舜典非全闕  
篇首二帝八字而悞合於堯典自晉時孔壁書行  
偽泰誓始黜迄齊隋舜典始完書之厄亦久矣哉

擬高堂生傳

後漢書註名  
隆但三國志  
魏書有高堂  
隆傳云魯高  
堂左後則知  
後漢書註訛  
也

高堂生魯人為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司馬遷云學  
者多言禮而魯生為最本禮自孔子時其經不具及  
秦焚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其  
書今文也劉歆謂禮古經出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  
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  
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魯  
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孔安  
國獻之其字皆以篆書是為古文其七十一篇與高  
堂生所傳者同而字不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  
之逸禮哀帝初劉歆嘗欲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



戴德字廷君 為信都太守 號大戴戴聖 字次君以博 士論石渠至 九江太守號 小戴

置對竟不得立隋書經籍志謂宣帝時后蒼最明其  
在曲基殿校書說禮教萬言號后氏曲基記  
業乃為曲基記六藝論云高堂生五傳至二戴熊氏  
云高堂生蕭奮孟鄉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所傳皆  
儀禮也漢末康成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  
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三十九篇鄭氏不注竟無  
傳焉鄭之不注不如高堂生所傳者之音義可通也  
高堂生止見今文十七篇而古文未及見以被焚燬  
散佚故也向令無高堂生所傳則周公之儀禮後人  
安得而見之哉

愚按前漢書云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  
徐生善為頌頌讀與容同不知經但能揖讓盤辟

為禮容考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諸言禮為  
頌者由徐氏其所為禮容或亦威儀三千之屬存  
十一於千百歟三代之禮遭戰國暴秦漸滅始盡  
以孔子我愛其禮之意推之即禮容之末亦當珍  
惜况十七篇雖不能備天子諸侯之制而士卿之  
禮寔周公起化之本其得傳豈細故哉然三十九  
篇遂逸鄭孔所引逸禮篇名有中雷禘於太廟王  
居明堂已不不得見吳幼清取小戴投壺於太廟  
公冠諸侯遷廟諸侯廟合中雷禘於太廟王居  
明堂為逸經八篇然中雷三篇僅有篇題恐五代  
時已亡矣

錄前漢書儒林后蒼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  
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  
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



理旂君頴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  
世傳業丹太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  
學滿昌授九江張邴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愚按此傳稱蒼通詩禮而所傳翼匡師伏之學皆  
詩其禮學則互見於孟卿傳高堂生傳蕭奮奮授  
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孝公由是  
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大戴授  
琅邪徐良旂邴小戴授梁橋仁楊榮竊意大小戴  
之記多后蒼曲臺記中推闡儀禮所著說數萬言  
而河間獻王嘗得仲尼弟子及後儒所記一百三  
十一篇劉向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  
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合二百十四篇大小戴遞  
刪合之則今之禮記是也

擬毛萇傳

毛萇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自子夏序詩授曾

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  
卿卿授毛亨亨授萇故世謂亨大毛公萇小毛公獻  
王取其詩傳加毛字以別於申公魯詩轅固齊詩韓  
嬰韓詩也其書貫穿先秦古書釋鴟鴞合金滕釋北  
山烝民合孟子釋昊天有成命合國語釋碩人清人  
黃鳥皇矣合左傳序由庚等六章合儀禮當左氏等  
書未出毛說先與之合謂源流子夏不誣也授同國  
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  
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衛  
敬仲今序不盡出子夏大率毛公及敬仲潤益為多



後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毛詩後出而至今傳焉

愚按前漢儒林傳云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魯則申培公齊則轅固主燕則韓大傳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齊則胡毋生趙則董仲舒魯齊詩今不可見韓詩則雜記他事未引詩語以証之非傳三百篇者以燕準魯齊或亦其流亞毛詩之傳固其宜矣

錄前漢書董仲舒傳自董子以後皆全錄諸儒本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冰

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

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

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

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袞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

張晏曰朕其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

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

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

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衰而

大道微缺陵夷至庠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



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師古曰反還也

還於正道也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諄而

失其統與固天降命而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

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

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

性命之情或壽或夭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

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

伊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

穀登惠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

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惠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

羣生師古曰施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風化之變

始終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勿猥勿

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

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

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

有後害而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

不言也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

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

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  
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  
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  
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也詩曰夙夜匪解師  
曰大雅烝民之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  
詩也解讀曰懈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  
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  
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

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  
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樂作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  
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  
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  
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  
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不  
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  
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  
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  
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



此偽秦誓之  
文是時仲舒  
亦未辨出

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  
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  
道宏人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  
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  
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  
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秦誓之  
辭也謂伐紂之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時有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師古曰周公視火鳥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孔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及至後世

以生質言性  
未若昌黎所  
以為性者五  
之分曉

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皆畔殘賊良民以爭  
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  
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上下不和則陰陽繆  
斃而妖孽生矣斃古疾字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  
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以  
喻鑄金也言天之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  
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  
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鈞



造瓦之法其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鎔謂鑄器  
 中旋轉者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  
 緩之斯俛動之斯和師古曰謂正次王王次春春者  
 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月也謂正次王王次春春者  
 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  
 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  
 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  
 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  
 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  
 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  
 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

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蕪林曰卒以陽名歲  
尚德不尚刑也師古  
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  
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  
 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  
 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  
 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  
 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  
 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  
 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  
 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曰視讀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



所謂格君心  
之非一正君  
而國定

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  
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音奸犯也是以陰陽調而  
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  
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  
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  
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  
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  
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

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  
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  
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  
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  
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  
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  
之處也所以養老  
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學者家漸民以仁漸民以  
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  
誼摩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  
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  
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



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損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師古曰忠信之言為囂心不則德誼之經為孔子曰腐朽之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

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

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矣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師古曰大雅為政假樂之詩也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



道王者所當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晉灼曰堂邊陵之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師古曰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

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烏庠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本謂農也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克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殺師古曰渾殺易也渾殺也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今也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於文繫而不得騁



與

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吏之法

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

也方道

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商之以稱

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

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聖賢是以得舜禹稷高咎

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

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

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

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

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

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

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聖賢是

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

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

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

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

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

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



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  
 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  
 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  
 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  
 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剡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  
 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頂索也然則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  
 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  
 學長則材諸位應邵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刑  
 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  
 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

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  
 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行韓  
 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  
 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  
 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詞而不顧寔外有事君  
 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僭  
 酷之吏師古曰僭痛也賦歛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  
 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  
 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



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徃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

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闕也師古曰闕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也是王道徃徃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寬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克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



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為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糅，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

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寔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寃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寔滅，寔明寔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也。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



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  
 端矣其悉之寃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  
 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  
 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且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朕將  
 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  
 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  
 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  
 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也復下明冊以切  
 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  
 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  
 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  
 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  
 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  
 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  
 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  
 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  
 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  
 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訊災害之所加也  
 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  
 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



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訊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誼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

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絜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也此之謂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成鉅故聖人莫不以晷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



舜與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

謾與慢同設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復謂反復行之也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



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寔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棟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師古曰政和平不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

損周之文致極致至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

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

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

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

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

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

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

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

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



受大不得取  
小即大學絜  
矩之道

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謬盭而凌夷若  
 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  
 迹之占，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師古曰：返，謂還歸。夫  
 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  
角者則齒傳之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  
有上齒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  
 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  
 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與整聲同。音身，寵而載  
 高位。載亦乘也。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

顧云本規漢  
 武不宜聚斂  
 却上切責受  
 祿之家立言  
 有法觀其兩  
 揮天子句可  
 見

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  
 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畜，讀曰蓄。務此而亡也，以  
 迫蹙民，民日削日朘。孟康曰：朘，音寢。寢，以大窮富者奢  
 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美饒也。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  
 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  
 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  
 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  
 理，而亦太古之道也。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  
 所宜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  
 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温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也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徃反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乎王正月大統也此言諸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侯皆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自漢以後知  
宗尚孔子者  
此論開之也  
與孟子仲尼  
之徒無道桓  
文同皆有功  
萬世者



事易玉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  
 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  
 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  
 人亦以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桓公決疑  
 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  
 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  
 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者不問  
 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  
 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  
 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

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為詐而  
 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  
 賢其比三王猶砥砒之與美玉也應邵曰砥砒石王  
 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  
 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  
開北門水灑行之人之類是也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大夫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  
 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  
 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為丞相長史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  
 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



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為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上兄也尤縱恣教書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教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凜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乃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

蕃露十卷大  
約與對策三  
篇相發明王  
杯竹林玉英  
至十指皆說  
春秋宛然公  
羊之義考功  
名即考績之  
義度制即限  
田之義燕上  
下服食等制  
陰陽終始五  
行生勝反覆  
天人之際以

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王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以加莞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



見天之任德  
不任刑郊祀  
所以告張湯  
問仁所以告  
易王惟祈雨  
止雨流於災  
異

馬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  
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  
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莞晏不及伊呂不加  
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愚按劉子政推董子王佐才伊呂也乃加以稍過  
其量至謂莞晏不及則確論也劉歆乃並以莞晏  
不及為過謂仲舒猶未及游夏則未可知仲舒矣朱  
子謂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所以正朝廷與命者  
天之令也以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  
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觀朱子之論似  
亦未以伊呂王佐許之也至於莞晏雜霸豈屑道  
哉聖學莫重於義利之辨董子正詛不謀利明道  
不計功利便是闇然為己入德門庭不錯規莞晏  
談功利天懸地隔其所陳任德不任刑正心以正  
朝廷皆伊呂本領所云事在強勉設誠致行與孔  
子答哀公之問政無異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不變則道不變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寔  
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云云悉純乎  
鄒魯之傳劉向所稱未為無識特仲舒未能克全  
天德故猶有偏於災異隣於拘迂之失是以不得  
儕於伊呂之列耳

擬杜子春傳

杜子春河南維氏人與劉歆同里自秦焚書惡周官  
與其酷烈之政相反尤欲絕滅之漢武除挾書律始  
出於山巖屋壁女子李氏上河間韞王亾冬官韞王  
購以千金不可得遂取考工記以補之復入於秘府  
成帝時劉向及子歆並被命校理秘書向卒哀帝命  
歆卒父業周官始得著錄略奏以為經置博士衆儒



以為非是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書遭亂弟子俱喪唯杜子春在永平初年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二人洪雅博聞各以經書記轉相証明為解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立於學當王莽時兵革並起獨抱遺經以傳於後周官之不亡子春與有力焉子春又明易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

錄後漢書鄭康成傳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元少為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得休歸常詣

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鄭元別傳曰元年

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非我志不在所顧也

遂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

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美術三統歷劉歆所撰凡九章

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又從東郡張恭五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九

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

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

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元元日夜尋誦

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美乃召見



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語門人

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前書田何授易於丁寬學成

元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

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

人俱被禁錮嵩字賓寔見趙岐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

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

之守左氏膏肓說文曰盲隔也心下為膏穀梁廢疾

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

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

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元

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

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

脅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

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

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十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

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

言趨賢告高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仲

急也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五商六士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之意也吳越相攻越勾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

君子玉所親近有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



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  
 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如其高皆悉稱公吳公  
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  
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  
綺里李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然則公者  
維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  
 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邪為  
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修  
之於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矧乃鄭公之德  
我決獄多陰德于孫必有興者也而無駟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虔之相也

會黃巾寇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  
 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  
 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元後嘗疾篤自慮以書  
 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  
 之吏廝賤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  
 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從捧手有所受焉  
謂處士隱逸之大儒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綿術之  
 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闡尹  
 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  
 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



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  
齊名被召者並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  
 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式用也吾自揣度無任  
 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  
 以竭吾才故聞命固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  
 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  
 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今我告爾以  
 老歸爾以事將闕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  
 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  
 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玃玃一夫曾無同  
 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劉放曰案文讚當作鑽敬

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  
 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  
 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頻被辟自樂以論  
 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  
 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  
 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日西方暮其可  
 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  
 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  
 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



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大山大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元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吏送迎元乃以疾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元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元以識合之蓋為此也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

官渡

官渡萍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地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北通宋鄭淮泗即

今官渡

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

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

守以下嘗受業者縑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

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

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

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

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謝案

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略同不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

言注孝經在此書獨存也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郝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曹椽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椽時並童幼元稱淵遷大僕嘏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元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卿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曰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荅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

豫章君謂范甯為豫章太守范曄祖也

紛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元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愚按漢時經籍初出人自為學抱殘守缺轉相師授各是其說康成於羣言淆亂中兼綜諛博融會貫串使經學犁然有所統一厥功普矣中遭黨錮及黃巾寇亂崎嶇險阻卒傳其業後王肅善賈馬而不好鄭氏以其祖述識緯諤悞者多作聖證論駁正之要不失為漢通儒至屢辟不就矚然不滓行誼尤不愧儒者也



錄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元為表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

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曹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



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

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竝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

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闔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



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任臨蒙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

左將軍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緩於戲丞相亮具悉朕意無怠輔朕

尊卑錄

卷四



之助宣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  
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  
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囑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  
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  
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  
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  
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  
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  
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  
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

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  
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  
下三分有二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  
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畊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禘，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



責攸之禘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  
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行屯於沔陽六年  
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  
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  
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  
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  
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  
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  
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

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  
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  
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自請貶三等以督厥咎於  
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  
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  
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  
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  
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後咎由馬謖而君引  
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  
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羗興復二郡威震函



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搔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

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弟子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



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愚按。諸葛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其訓子書。所謂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不澹泊。無以明志。不寧靜。無以致遠。此書。乃其一。生學問。根柢。才生於學。學根於靜。而寧靜。又從澹泊。而得寧靜。者。其心存也。澹泊者。其欲寡也。周子謂。無欲。故靜。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則心始寧靜。學乃可成。才乃可大。遠乃可致。澹泊。寧靜。四字。孔明王佐之本領也。朱子答劉共甫云。

孔明擇醜婦。自奉多。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日。益隆重。則寡欲。養心之助。為多。又謂。義利之大。分。武侯知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無所隱匿。其為。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論甚。當朱子亦謂。孔明為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如。取。劉。璋。及。先。王。東。征。之。類。又。謂。其。讀。書。獨。觀。大。畧。細。微。之。間。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道。未。足。耶。合。而。觀。之。論。矣。隆。中。一。對。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洵。不。易。之。論。矣。隆。中。一。對。已。定。三。分。之。局。是。躬。耕。時。把。天。下。不。作。何。措。置。一。對。都。有。成。算。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皆。其。寧。靜。致。遠。之。效。自。表。後。主。云。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則。其。澹。泊。明。志。於。是。為。有。終。矣。

錄晉史范甯傳 節去患目疾一段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



為桓温所諷，遂寢其行。故終桓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虛浮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宴二人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寔，騁繁文

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辨，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温薨之後，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已修



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  
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  
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  
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  
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  
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  
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為甯所不容乃相驅  
扇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  
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因請行臨發上疏曰臣  
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

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  
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廩  
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  
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敢舉  
養鰥寡不敢娶妻豈不結怨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  
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啟所懷日復一  
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  
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  
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  
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



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卽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寔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君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遠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官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民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湏期會差違輒致

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宰守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遷流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



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後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贊美，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

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適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幼童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之本意，故所啟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



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從符事制不復聽而甯

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為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家於丹陽猶勤經學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亦為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為護軍將軍泰子暉亦著後漢書

愚按范武子非斥王何大聲疾呼謂桀紂自喪而禍一世罪輕王何迷衆而禍歷代罪重其功與孟子之闢楊墨無異蓋王何蔑棄禮法祖尚元虛清談之禍蔓延六朝武子之論可謂障百川而東之



迴狂瀾於既倒矣其陳時政言役法抑并兼崇節  
儉無不切中時弊亦可謂仁人之言哉惟急於興  
學復古不免專輒以啟上官之忌程朱不甚稱其  
人非以其講學之功疎與  
錄宏簡錄王通傳 明進士邵經邦輯著

王通字仲淹其先周人家太原祁縣九代祖寓遭永嘉亂東遷寓生空空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元謨以將畧升次元則以儒術進通之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道德考經籍卒為鴻儒號江左先生生煥煥生虬虬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始家河汾生同州刺史音音生安康獻公傑傑生隆字伯高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隋開皇初為國子博士

待詔雲龍門文帝從容問以朕何如主對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朕之陸賈常著興衰要論七篇以獻帝稱善後歷昌樂猗氏銅川三縣令所至著稱秩滿遂不仕歸四年通始生父筮之遇坤之師獻兆迺祖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恨非其時素王之卦也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因名曰通九年江東平隆喟然而嘆通方十歲侍側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如夏殷以來數百載四海常一統也後一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興廢無常夫子蓋



傷王政不綱生人勞瘁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再拜受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通瞿然再拜敢問何謂也隆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道喪以來廢斯久矣小子勉旃通於是四方之志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河東閻朗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隋文帝召見於太極殿因奏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天

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蔽風雨薄田供饗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以賜朕下其議於公卿咸不悅通知謀不用且將有蕭牆之釁乃作東征之歌浩然以歸帝再徵之不至會崩大業元年徵復至辭以疾謂所親曰茲土之民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風矧先君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道之不行欲將安之退修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南陽程元中山賈瓊并杜淹李靖房元齡魏徵竇威温大雅薛收陳叔達等咸北面受業焉十年尚書召蜀郡司戶明年復徵著作郎國子博士並不至江都難作踰



年通寢疾七日而終年三十四門弟子數百人會議  
取易黃裳元吉文在中之義私謚曰文中子絲麻設  
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書還於王氏禮論二  
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  
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並未及行遭時喪亂  
藏於篋笥中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唐武德四年天下  
大定夫人返於故居以書授于其弟凝凝字叔恬仕  
隋為著作郎轉監察御史貞觀初通門人布在廊廟  
將播厥師施遂求其書以編寫未就之出御史大  
夫杜淹問凝子大賢之弟必有異聞對曰亡兄講河

汾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薛收  
姚義綴而名之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  
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源流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  
事之迹備矣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  
不著篇目兼以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凝出為胡蘓  
令而歸遂考其目而繕錄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  
七十五卷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凝終洛州錄事  
通二子福郊福時歷上蔡簿雍州司戶叅軍

愚按朱子嘗論文中子韓退之二人謂文中子根  
脚是以天下為心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其心  
却公韓退之雖見得道之大用却無實用功處只  
是要討官職做其心却私又謂文中論治體高似



仲舒而本領不及與似仲舒而純不及又謂仲淹  
讀古聖賢書粗識其用于道之未嘗止者蓋有意  
焉而于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  
嘗深探其本而盡力于其寔不勝其好名欲速之  
心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合  
朱子教條觀之王仲淹志伊尹之志則有之學  
頗子之類皆非其作如續書始漢漢以後人傳  
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如續書始漢漢以後人傳  
詔何足記續詩備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詩  
何足采朱子謂中說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畢  
竟是他好自夸一大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  
都冷淡了他故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附會以成  
之雖非他之過亦他得有這意思以啟之然荀楊  
又迥別于事上講究得精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  
草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却曉得只可惜不曾  
向上透一着若曉得高處一着那裏得來朱子所  
謂向上透一着是有正心誠意工夫天德也未能  
道哉所謂根脚淺者此也熊環川學統乃儕之于  
荀楊之列不知朱子之少王通乃春秋責備賢者

之意故深惜仲淹而不服責夫荀楊韓三子朱子  
右王而左韓其意昭然環川何勿致思耶

錄唐書韓愈列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

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

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

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千百言比長盡能通

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表署

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

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

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



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改都官員外郎。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臯。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後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

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喙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傳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沉浸



醜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  
亡涯周誥殷盤佶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  
而法詩正而葩下迨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  
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  
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為人可謂  
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  
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  
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  
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榱侏儒椳闌扂

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  
箭青芝牛溲馬渤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  
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  
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  
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以  
興心詭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詞為經舉足為  
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  
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  
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靡廩  
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



之役後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  
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諍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  
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庫忘已量之  
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  
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  
其才改北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  
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  
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  
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  
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

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  
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  
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  
然未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  
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  
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  
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  
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  
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



內軍教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唵，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具，騰沓條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

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終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識見不遠不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

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千百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



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寔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

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特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梧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垂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



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為謝臣所  
 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  
 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  
 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  
 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  
 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群苟非陛  
 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  
 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  
見推許臣于當時  
表裏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  
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

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  
 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  
 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  
 武尅不剛孽臣奸隸蠹居基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  
 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  
 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  
 聽斷旋乾轉坤闕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  
 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  
 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當此  
 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



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鏗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剏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

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胡嶺<sup>海</sup>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似似覲覲為吏民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史固其勢不



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冥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白

憲宗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軍政決于家僮衆大譟推田興為留後興以六州歸朝廷上聽李絳言以興為魏博節度使賜名宏正穆宗元年成德兵馬

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迎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大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大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



使王廷湊殺  
宏正李愬以  
寶劍玉帶遺  
牛元翼使剪  
廷湊廷湊圖  
元翼于深州  
上遣愈宣諭

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  
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  
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  
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  
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  
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  
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圖之何也廷湊曰  
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  
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  
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

詔不臺叅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  
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  
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  
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  
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  
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  
外親若交友無後者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  
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大史公劉向楊  
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  
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閱深與軻孟



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翔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愚少時讀韓子上下宰相書薄其為人又每以荀楊與孟子並稱進學解至謂孟荀二儒優入聖域唯其無識夫謂孟優入聖域猶過其量荀子以此性為惡謂之聖人化性而起偽其得罪於聖人若此而韓子稱之何哉晚年作原性之謂所以為性者五則與孟子性善無異其云性之品有三特未識氣質之性耳不特憂出夫荀子性惡楊子善惡混之上即董子質樸謂性之楊墨亦無異其明粹也原道之關老佛與孟子之關楊墨亦無異其雖于本原上未深透而斷然謂之軒之死不得其傳則自堯舜所以來歷聖所傳者為之擇而不精語不詳迫非孟子之匹可乃始識荀楊之擇而不精語不詳迫非孟子之匹可

謂以晚蓋矣朱子謂昌黎見得大意心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與之相較輒伸王而絀韓豈非以其門人汲汲干進不與仲淹恬退實有濟蒼生之志與然觀其諫佛骨驅鱷以折王廷湊庶幾孟子所謂大丈夫矣哉貫日月義勇動天地亦



